

清楊鳳輝著
南泉筆記
下

進步書局校印

南畝筆記卷三

清 岷江南畝居士謝棠楊鳳徽著

秦霽雲

潮州秦霽雲素有文名。嘗渡江舟覆墮水中。有赤鬚人導之行。若大路然。至一所宮殿崇麗。樓閣玲瓏。魚骨為柱。鼉骨為檐。鰐骨為飾。綴鰕鬚以為簾。懸蚌珠而照帳。視有漁師有山塗丹抹青鏤金刻玉極臻華靡。上坐一王者。玄衣朱裳。九旒綴冕。旁列衛女數人。羣臣俯伏言事。若議論兵事也者。赤鬚人引秦入見。秦下拜。王者亦答拜。因命延入書房。以禮待之。少頃有數人至陪之坐。其一為歸玉靈。其次為元長史。又其次為余仲鱗。具通姓名。相見禮畢。歸玉靈拱手向秦言曰。東海蒼龍君無逆肆其威虐塗毒生靈。吾王將帥師伐之。冀足下高才。故特相邀。請敢煩為作一檄文。用伸天討。秦遜謝不獲。乃索紙筆一揮而就。其畧曰。竊惟天地以生物為心。王者以愛人為念。東海倉龍君。敢行暴虐。殺戮無辜。視種族如仇讎。以人命為兒戲。實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朕心竊憤之。願從諸侯王後。以討東海之肆吞噬。戮同種者。草畢。眾俱拍掌贊好。歸玉靈即轉呈奏。王者覽之大喜。賜以白璧一雙明珠十斛。命余

仲鱗率武士百人送之還里。至舊處為漁者所獲。乃得上岸。探視白璧明珠。則居然猶在也。

南阜居士曰。霽雲素有文名。因渡江墮水。而有龍王命其草檄之事。鮮不以為怪者。然白玉樓成。而天上詔長吉修文。西施葬日。而地下命王炎作輓。文字通神。古而已然。夫何足怪。特世無若霽雲者矣。噍噍眾口。又安能為之辨哉。

產奇石記

廣東南海鍾氏婦。性好山水。常往來靈州白雲之間。其間峯壑岡巒。林泉草木。飛者走者。游者泳者。過此輒流連賞玩。心焉契之。感而有孕。產一石。徑二寸。高六寸許。光滑瑩潔。透澈如水晶。以顯微鏡視之。其中則有山有水。有亭有臺。花木繁瑤。樹林陰翳者。山間之風景也。芙蓉掩映。荇藻交橫者。水中之文章也。閣臨江渚。船依樹巔。對而坐。偶而立者。游人也。沙鷗翔集。錦鱗游泳。背而飛。向而舞者。禽鳥也。景物之無窮。風雲之萬變。色相之奇異。則可望而不可即也。夫其蘊奇毓異。山川靈秀。早已默契於心。感而孕。孕而育。由無形進而有形。故玲瓏者。咸貢奇留影。有一毫間現大千世界之觀。此具體而微者。則其性情之所貫注。而精神之所蘊結也。孔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鍾氏婦之謂乎。聞此石後歸姚氏麟如。麟如者。粵督李少荃之幕友也。南皋居士曰。神之所注。感而生物。竟為千古未有之奇聞。予謂鍾氏婦特不幸產此奇石。僅足供人之玩賞而已。玄鳥空桑。履跡吞卵。安知非感山川靈淑之氣。篤生賢聖。以開一代之治化乎。若此石者。又何異焉。

蛇聞記

辛亥夏四月。有二蛇聞於江原之野。半日不解。觀者如堵。一蛇負而走。一蛇縱而上樹。望空長嘯。聲聞九霄。若自鳴得意狀。俄有一大鷹自天至。張喙奮爪。怒目相向。蛇亦似畧無懼意。挺身而聞。射之以毒。鷹乃飛騰天際。盤旋久之。人以為鷹之畏蛇也。仰天而笑之曰。拙哉此鷹也。鳥有翼而飛者。不能敵蜿蜒而行者乎。蛇似亦以為鷹果不能敵。意少懈。而不知鷹之欲俟其懈也。視之既熟。乘其懈。戢翼而下。喙其頸。奮翼而上。如是者三。蛇已疲敝。而不能支矣。負創而墜死焉。江原之野人。有竹冠子者。聞其異。往而觀之。有婦人哭於路者。而哀竹冠子過而問之曰。子之哭也。抑似重有憂者。而曰然。吾家有二子。一居山之南。一居山之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爭鬪。吾少子死於長子手焉。吾長子又死於蒼氏子手焉。惟老嫗獨存。是以悲耳。吾必

思有以報蒼氏子也。竹冠子曰：嘻！子抑何不知其子之惡，而見理之不明也？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子之子操同室之戈，而不思有以禦外來之侮，是自潰其藩籬也。兄弟二人不相容，又何怪乎蒼氏子哉？嫗休矣！老嫗無言而去。

南皋居士曰：兄弟相爭，終歸兩敗。物且有然而況於人乎？吾見古之為兄弟者，起烹豆然其之詠，興縫布春粟之謠。商邱主辰，大夏主參，皆出自帝王之家，而莫之或者。後之人尤而效之，幾何不蹈蛇門之厲哉！

蛇厲

江陵之後張氏，居于江之南北。有南張、北張之號。南張常貧，而北張常富。人以此比南阮、北阮焉。南張有塋地，常為北張家人牧牛馬者所踐踏。墓前碑碣一曳而倒。南張怒，召北張家人而責之曰：吾家與汝主人同宗，特支派別耳。吾先人之墓，亦猶汝主人先人之墓也。汝乃牽牛馬以牧於其間，於汝安乎？汝主人之心，又將何居？而曾不一過問乎？其家人以告北張之子，聞之而怒曰：若雖張氏，天早以有限南北矣，而乃欲以先人之故，禁我牧牛馬耶？率其家人，執敲扑以鞭笞之，而北張不之知也。南張乃不敢言而敢怒，恚而成疾。久之，每飯必哽噎，病且垂死。命木工為治棺木，謂之

曰汝為我於棺之旁鑿一穴吾將有用也木工曰何謂也曰北張不以我為族蹂躪我墳墓踐辱我先人吾生不能與之敵死必為厲鬼以盪其腦吾將為蛇而出之棺以為害於北張也木工從之出而語北張北張聞之乃大驚召其子而責之肉袒負荆叩門謝罪曰吾子不肖以致得罪於宗族是得罪先人也是則吾教子不謹之過也因授之扑命親撻之以洩其怒南張乃起而歎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見汝長公子之不賢吾固不知汝之弗知也今聞汝言知汝誠長者吾敢以區區之故失宗族和氣致傷吾先人之心乎遂罷因留北張飲北張復再三慰之固強之食忽大噎而吐痰涎濃稠吐出一物長約尺許視之則一赤蛇也自此病遂愈兩家和好如親支昆弟焉

南皋居士曰同姓之親自與異姓有別南張因不能與北張敵而至欲為厲鬼以食其腦怨深矣得北張一言而遂解是亦能薦親親之誼者今有親昆弟而操同室之戈者抑獨何哉

鑛異記

嘉定五渡溪有鐵鑛其產頗旺清光緒初曾於此開採有鑛師陳某者夜夢一病癯

大人扶杖來前。揖而言曰。吾鑛山之神也。為丁公守此物有年矣。明日當親付與汝。轉獻丁公。須千萬珍重。幸勿壞也。不然當受譴。醒而異之。然不知所謂丁公者何人。明日於鑛中剖獲一塔。高有九層。約八寸許。鬼工崢嶸。玲瓏萬狀。四角間風鈴。宛在真異物也。明年之二月。復於鑛中獲一漁者。高可五寸許。鬚眉畢肖。神采宛然。頭戴篲笠。足著麻鞋。腰懸竹簍。手把釣竿。絲綸輕舉。其精緻不可言狀。其時開辦鑛廠者。為灌縣董南薰。鑛師悉以獻之。其後塔歸丁緝。皇宮保。漁者歸王介卿明府。董南薰來親為我鑿鑿言之。

南皋居士曰。凡物之發現有時。而人之得與不得有數。非可以智力取也。觀於殉瘞。丈人之言。益信。

奇石合記

導江陳曉山。清道咸間人。博物君子也。嘗閒遊江邊。見有一石浮至。網得之。命石工剖之。獲一魚。長二寸許。以石工攻其石。不謹觸死之。陳甚惋惜。亟取其水點目中。有是目力精透。視小如大。視微如著。終其身無目疾。年且九十。猶能於芝蔴上作小楷數行。光緒中有高生者。亦導江人。嘗於江邊見有一石。長二寸許。浮江而至。忽憶陳

氏逸事。知其為異寶也。亟命工人入水撈之。初覺甚小而輕。俄而漸大且重。距岸尚四五尺許。其石已卒大如磬。而不可轉矣。率力士抬之上岸。命石工攻之。中卒無一物。則居然頑石也。今其碎石尚在路旁。同時縣城內有苟氏婦者。寡居。僅一女。家事亦甚貧。嘗為人傭。澣以自贍。給一日。濯於江邊。見一石浮至。拾而負之以歸。置諸水缸中。夜間以火燭之。則見其石開張如蚌。中有五色金龍。光華燦爛。頭角崢嶸。揚鬚奮沫。鱗甲森然。蟠繞於水中。婦大驚異。亟呼其女往視。已而復合。則依然石也。是夜其女夢一五色衣人。語之曰。前以游行不謹。為汝母所獲。今復露本相。而為所識破。實自慚形穢耳。惟是修行甚苦。尚乞見憐。仍投我於江中。他日必有以重相報也。女應之。其人揖而去。既醒。以告其母。不可。女曰。蛟龍豈池中物哉。久繫之。恐非福。倘為禍奈何。其母曰。是吾寶也。既得其寶矣。抑安可舍而棄之耶。堅弗許。其後石上忽現年庚兩行。其一為女生庚。其一則女表弟也。旋女與其表弟俱病。家人以為祟。乃棄之江中。病亦尋愈。

南皋居士曰。陳氏所見者一石。高氏所見者又一石。苟氏婦所見者則又一石。其石同。而其靈異則不同。彼留侯之所師。朱顛之所拜。髯蘇之所供。海雪之所藏。尚未足

以極石之瑰觀也。天地之大固無奇不有也。

桃關水災記

汶川之南有桃關焉。關之四面皆山也。有危崖當其衝。其形如桃。阻絕去路。後人鑿一徑以通行人。并設官以守之。故曰桃關。無深潭激湍之異。有阻山背陵之險。洵異區也。煙火數十家。行旅往來。商賈雜遝。亦小市廛也。桑田滄海。遷變靡常。清光緒中辛卯歲。一夕。山水暴漲。高至數十丈。居民漂沒。死者十有餘人。其時有陳德懋者。蓋負販於道者也。薄暮行至此。將宿焉。其子堅不可。乃行宿於其下之澈底關。陳問故。其子曰。吾見桃關之人。皆有鬼隨之。繫其頸以鐵索。是以懼耳。獲免難。同時有布販胡從興者。前一夜宿於其地。是日將之汶川。出門而腹痛亟。因復止焉。夜即被難。予嘗跡兩人平日所為。陳事母孝。而胡則盜嫂者也。

南皋居士曰。山崩海啸。奇災也。而罹其災者。動踰千萬人。然往往必有一二人脫其阨。以著其神異。似若有主之而呵護之者。天道福善禍淫。蓋明明示人以向善之路也。觀於陳德懋與胡從興之事。豈偶然哉。

山東有張生者。文士也。好為狹邪遊。一日。於會場中見一少婦。姿容艷麗。舉止妖嬈。蛾眉橫黛。顧盼生波。絕不類良家子女狀。生以目睨視之。女嫣然一笑而去。因尾其後。至僻靜處。女回顧生曰。癡郎將安往哉。生曰。南山之南有麗人焉。年少而姿美。不施朱而赤。不着粉而白。其容嫵以麗。其情艷以濃。彼期俟我於城隅。吾將訪之於柝中。少婦曰。嘻。吾子何見欺之甚也。子初見我於稠人廣眾之中。睨我以目。隨我而行。遽適乎山曲。紆徐乎柳陰。子亦太癡。未免多情。是明明屬目於燕燕。而反云將訪乎鶯鶯。生大笑。少婦亦笑。乃邀生往其家。既至。則令生俟於門外。婦先入。生從門間窺之。婦與姑相對語。其姑瞽者也。婦詭云。遺巾在外。出而招生入。藏之室中。而扃其門焉。婦復往其姑室。久不至。時天色將闌矣。忽見門角間有甕一人。自甕中出。以手擊生。生駭極。不能去。亦不敢號呼。惟叩頭乞命。觸地至頭破。正危難間。婦忽掩入。生戰慄不能言狀。但以手指甕而已。婦固問所以。生始徐徐言所見。且詰之故。婦見其跡敗露。已不能掩。乃為生言狀。且曰。事已至此。計將安出。生曰。吾素畏鬼。但求速去。婦曰。子既聞所聞而來。自不能容見所見而去。子必欲去。吾將謂殺吾夫者。子之謀也。且將鳴諸官矣。即不然。子甯謂五步之內。妾不能以頸血濺吾子乎。生懼甚。然已入

其殼中。莫可如何。惟恨不能作著翅人飛去耳。乃與婦謀埋屍後園中。共逸去。匿於鄆城其戚李氏家。先是婦與其表弟陳某通謀殺其夫。將與之偕奔。事既成。陳某懼而逸。婦乃藏屍甕中。出而求與所私者。意得其人。遂與奔焉。張生蓋漁其色而中其奸者也。其後事敗。婦以凌遲死。而流張於代州。

南皋居士曰。謀殺親夫。毒矣。迨偕奔之願不遂。藏屍甕中。而別謀與所私者。迫與偕奔。則又毒而狡。張生一入其殼中。遂蹈不測之禍。李代桃僵。好淫之報。無足究者。然陳某殺人。終亦必不免。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抑安有倖逃者哉。

余某

青城山中。余某家。鋤地得一穴。穴中有土結成一物。如獅形。大約數圍。高可八尺許。余見其奇異。呼土人往視。群兒爭取之。俄頃立盡。是夜聞空中有人語之云。吾守此物有年矣。今被汝盜掘。吾庫失。吾寶藏。吾職司典守。上帝將有罪於我。汝亦必不免。余驚問曰。是何寶也。其人曰。非龍非鳳。非熊非羆。非虎非豹。土氣之精。結而成形。霸王之基也。今為汝破壞矣。余曰。適出於不知耳。吾固非有意破壞者也。其人曰。有意破壞者。其罪大。出於不知者。其罪小。破壞之由。實在於汝。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劉無

辭以對其人亦不復語。天空皓月。閑寂無聲。余轉念前辭。不覺悚惶。因焚香禱祝。向空懺悔。次夜復聞其人來語云。上帝謂我守藏不謹。謫往義眉山。普賢真人座下受罰。吾將去矣。汝無端破壞。將斷汝脣。瞽汝目。減汝壽一紀。以為肆行破壞者戒。言訖而去。明日余忽得風疾。半身不遂。雙目失明。越二年而逝。

南皋居士曰。余其破壞之罪。出於不知。亦受譴責。彼甘心破壞者。又當如何定罪哉。

王育巖

金川王育巖家有梨。是歲一蒂結實二十五枚。未熟而落。使卜者卜之。曰不吉。梨者離也。未熟而落。有分離之象焉。一者天數之始。二十五者天數之終。蒂者實之所由生也。其將應在主人乎。王不悅。聞西番有活佛。甚靈異。齋戒而往求之。活佛云。來時二十五。去時二十五。問君來去時。五五二十五。王更不懌。歸至明年而果卒。方二十有五歲。卒之日。五月二十五日也。

南皋居士曰。不可逆者天也。而不可逃者數也。君子於此。靜以俟之。又何求哉。

活佛

西番活佛。徃徃生於常人之家。其活佛死時。即為新活佛生時。生之日。其嘯嘛唵經。

扯索卦。即知新活佛生地之所在。以活佛衣冠往迎之。歸寺中。遂為活佛。清光緒之季。松州有趙姓者。其妻有身。十四月而始生。臨娩時。數日不墮地。舉家驚惶。特甚。鄰人有見其家。祥光繞室。如紅雲擁護狀者。異之。以為或產活佛也。急以紅氍與之。鋪地而誕。明日。嘯嘛果至。得其所。在迎之。歸為後寺活佛。

南皋居士曰。夷人以佛教為依歸。故活佛之產。亦往往顯其靈異。然夷性蠢動。尚可藉佛說以馴之。不致使其悍然而不顧。佛固未嘗無裨於國也。昌黎闢佛。為吾道大藩籬。即為中國正學說。是則是矣。奈後之為國者。不能以文教化蠻夷。而不能不以佛教維異俗也。悲夫。

瘡道士

癸丑秋八月。地震。聲自東南來。如雷霆狀。山鳴谷應。天崩地裂。城郭為之傾陷。樓閣為之摧倒。川西七八百里間。同日而震。蓋異事也。同時松州大風。自北而南。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有商人販於市。置其盤秤於地。忽被風捲至天半。盤旋許久。墜於南城樓。時有瘡道士者。嘗化緣於市。與人言吉凶。輒應。因其頸生瘡。不識其姓名。故人以瘡道士呼之。人問之曰。今日地震而風。主何吉凶。道士曰。此為兵象。蜀中其

有兵禍乎。曰有說否。道士曰。風起於松。則其應當在松潘。是時蜀中兵亂。方熾。松潘介在邊陲。尚屬安謐。聞其語頗詫異。因問應在何時。道士曰。風從北來。玄武為災。日在尾七星中。必是時也。冬十月朔。果有熱霧溝逆。番入城劫獄之事。官軍敗走之。往尋道士。則已不知所之矣。

南皋居士曰。瘤道士其殆世所謂仙者乎。何其談言微中。乃爾也。及味其所言。非明於天時。察於人事者。不能道其一字。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瘤道士有焉。

究孽病記

醫學自神農黃帝而後。日益昌明。其書則汗牛充棟。無疾不載。然或有奇症怪病。為古今以來方書所未載。而無以藥施治者。世謂為究孽病。吾聞其一。吾見其二焉。成都金氏婦。富家女也。性素奢靡。衣服華麗。無論矣。其月經至時。用以拭污者。皆絲綢之品也。嘗得一病。其初則渾身痛癢。皮肉間腫起如癰。若有蟲遊行其中。狀醫者云。風濕家當有此症。其後則蟲頭從肉中出不縮入。亦不盡出。惟痛不可忍。視之蠶也。醫以金石殺蟲諸毒藥治之。痛轉劇。有一老醫云。蠶食桑者也。試以桑葉與之。若何。乃如其言治之。聞其蠶食葉有聲。葉盡頭縮。痛亦漸緩。少頃如故。於是鋪桑葉席上。

身卧其間。聽其食飽而後已。婦始悟其為冤孽也。百端懺悔。誓不濫用絲品。歷半年餘。病乃已有周氏婦者。導江人。嘗生一人面瘡。時作小兒啼哭聲。痛甚劇。惟以人乳塗之。痛少止。然不能愈也。凡九閱月而死。先是其婦無子。每產女。則溺死之。四五胎俱不育。婦之患此瘡也。人咸謂其溺女為祟云。天彭涂某亦嘗生一人面瘡。醫者以藥塗之。涂輒見有鬼以舌舐其藥。以故諸膏丹不效也。三月而逝。此蓋亦夙有冤孽者。然尚不知其詳細云。

南皋居士曰。書有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世之號為冤孽病。至於不可施治而死。皆其所自作也。若金氏婦者。其尚有格亡之存者歟。

董甲

董甲者。漩口人。家貧。恒不能自給。是歲年殘臘盡。俛仰無所資。將往其舅氏王某家。乞升斗之活。以度歲也。夕陽西下。路轉峯迴。忽見有一少婦在前行。董尾其後。至其舅氏家。則天已昏黑。大門闔矣。少婦踰垣入。董竊異之。疑其為私奔者。亦踰垣入。隱於牆陰。暗伺其動靜。天光隱隱。遙見屋角有枇杷樹一株。杈枒四出。枝葉橫生。於時寒風凜凜。陰氣襲人。少婦立於其下。不覺毛髮悚慄。俄而入室。與其舅母携燈出。至

樹下燈忽隨風而滅乃以索繫於樹而自縊焉董乃悟少婦為鬼亟起以刀斷其索墜地獲不死鬼嘗見董返撲之董大呼號犬驚吠其舅氏聞聲率眾至鬼乃不見董具言狀其家人大喜厚贖之以歸出門則其婦俟於門外也董與之搏不能勝亟咬破其中指以血污之鬼仆地視之梭也取而焚之聞噴噴有聲其地有血跡怪遂絕南皋居士曰梭亦能為鬼耶彼斷臂楊枝化身橘樹皆草木而鬼魅者也及其為厲居然明目張膽與人相搏亦由人之正氣不足以相制耳世而有人若嵇叔夜者乎當恥與鬼魅爭光矣又烏足與較哉

黃蕙馨

荆楚梁生晉康少寒微不能娶室同邑有富人黃崇溥者以奴僕起家積金數十萬良田百頃廣廈千間居然豪富甲於一邑有女曰蕙馨才雋而姿美慧中而秀外雅擅文章兼工詞賦恒矢志必欲擇可與為偶者而字之焉然以門第卑賤之故世家貴族無與通媒妁者女夢中至一所則見門庭蕭索殿宇傾頽彷彿若古廟正殿懸一扁額題曰梵音仙閣壁間題一絕云萬里江湖此一行姻緣重為訂三生可憐絕代真才子偏負閨中薄倖名正沈吟間忽殿上梁木搖搖而動瞬即墜下有一巨人

力猝之。乃獲無恙。一驚而醒。不解其故。明日。其家人自外來。手持一摺扇。上有鉛筆畫梅花一枝。題云。東風有信。暗相催。趁着天寒。向早開。骨傲恐防人不識。故撐老幹出牆來。蓋梁生所書畫者。女愛其丰神雋逸。寄託遙深。心竊許焉。而陰以風示老嫗。嫗以告其母。其母曰。梁生一寒至此。豈足當東床選耶。且吾止此女。何能為寡人子。執箕箒也。女聞之。不悅。其母再三慰之。且曰。以吾女才貌。吾家又多金。何患無王侯公子作貴客也。女曰。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司馬長卿。豈終身貧困者哉。母見其女意決。不忍拂之。陰與其父謀。將仿卓王孫與文君田宅故事。而贅梁生焉。遣人語生。時生窮困已甚。正如涸轍鮒魚。得汲引西江之水。不勝忻喜。婚既成。執子壻禮甚卑。夫婦亦相得懽甚。女恒勸其讀書延譽。以求通顯於當時。朝議方廢科舉。女乃厚出金幣。令其游學東瀛。五年而歸。朝考得翰林。回籍修墓。其鄉人嘲之曰。奴隸丈人。翰林女壻。信是生男。不如生女。生聞而憎之。隱忍於中。而不敢言也。居數月。將之京師。買舟挈眷偕往。一夜泊舟江下。月明如晝。天無片雲。大有牛渚西江。月夜光景。獨倚危檣。賞心豁目。偶念鄉人嘲笑。不覺轉羞作惱。心如火焚。轉向艙中。謂夫人曰。今夕風月良佳。興復不淺。請與夫人一玩可乎。蕙譽喜。與之俱出船艙眺望。因為生歌曰。今